

《般若》

第四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無錯，他一方面死執著大乘經是佛說，大乘是佛說論。你這個講法很難，是嗎？(有)矛盾的地方，這種講法有危險性，一個出家人亦是這樣的講法有危險性。他就很老實，忠於學問，但是別人看的，更極端一些，結果走回那一條路，大乘經的意思是佛的意思。但是這本經，無論如何，不是佛說，一定，必然。這樣，那個效果很難想像，所以印順法師早期，曾經寫了一本書講唯識，叫《唯識學探源》。他是主張要講般若的，在初期他是排斥唯識的，認為唯識都是後代無著、世親那些人思想，初期，佛無這類思想，差不多是這樣，殊不知這種事很危險。

再進一步，別人怎樣？佛都無般若這種思想的，在《阿含經》裏面，只有般若的傾向而已，不是真的有這種思想。後期龍樹那些人造出來的，你說無著、世親可以造唯識出來，別人何嘗不可以說龍樹、提婆造般若出來呢？一樣可以，所以太虛法師他預先看到這樣的後果難以預料，所以他叫印順，跟印順講：「你不要再寫下去了。」你看一下那本《唯識學探源》，印順有講及這件故事的。

太虛法師制止他，叫他不要再寫下去，恐怕就怎樣？漸漸發展下去，你知凡是一葉落而知秋，一塊樹葉落，就知道將來是秋天。履霜堅冰至，今天踩一踩，有一些霜，來日就是堅冰，整條河結冰。所以印順之學，所謂妙雲派，將來很危險，發展到極很危險。

不用了，如果你現在讀他那本《(中國)禪宗史》，已經放棄了禪宗祖祖相傳那些，那些不能不放棄。禪宗的來源已經是這樣。所謂《妙雲集》，人們叫妙雲派，有這種危險。講到他是新，他又不及得外國人和日本人那樣新；(講)舊，他又不能學古德那麼舊，這種很危險的。好了，講回《金剛經》。

《金剛經》這本經小小三百首頌，它能夠把全套《般若經》，整套六百卷《大般

若經》，核心的思想能夠很具體地表露出來。所以這本經自古以來，不論印度、中國，都很重視它，那這本經依據無著和世親的講法，認為這本經就是……用二十七個主題，即佛和須菩提用二十七個問答，來到解答整個般若裏面的疑難。

差不多你一讀了《般若經》，讀了《金剛經》，你再讀整部《大般若經》。雖然那個系統，不能夠有《現觀莊嚴論》那麼詳明，但是你已經知道《般若經》的作風，已經齊備。你讀一下，「佛說甚麼，即非甚麼，是名甚麼。」這個就是整套《般若經》的方式都是這樣。這樣，至於……這個有關《般若經》的中心思想的問題，是嗎？這個就留待下個主題才講。但是，整個《大般若經》的所有的要點，所有義理上的要點，差不多在《金剛經》二十七個主題裏面，你能夠善巧那樣來到理解它，你就絕無問題。

好了，那麼第九會最重要，雜般若經中，第九會最重要。不止如此，因為雜般若經有了一本《金剛經》，所以在價值上，在價值的判斷，雜般若因為有了《金剛經》在內，所以它的價值不會低於根本般若。雜般若之所以能夠在價值不低於根本般若，就是因為有一本《金剛經》。不過，奉勸各位，當你讀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你不要單用鳩摩羅什譯本，你一定要用唐譯或者其他譯本來對讀。還有你們的《金剛經》分了幾多分？分了幾多段？

聽眾：三十二分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三十二分。

羅公：三十分。

聽眾：三十二。

羅公：三十二。

〈法會因由分〉、〈善現啓請分〉之類，這種這樣的分法簡直不成樣子，你們這

些凡夫昭明太子這類人的分法，怎及上那班聖人的分法。無著、世親將它分成二十七個主題，非常清楚。從這二十七個主題裏面，控制得住整個般若思想。

你讀《金剛經》，用那個三十二分，讀了他那樣分段法，這些是甚麼？好似三家村先生將文章、古文來分段，這種這樣的分段是簡陋無比，是嗎？所以你們切記、切記，不要用現在那種分，〈法會因由分〉、〈善現啓請分〉，這些是昭明太子那班人加下去的。鳩摩羅什那本譯本無這些的分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抉擇，既然你講，我現在採納無著、世親的看法了，那麼怎樣？你就要怎樣？即是《金剛經》的注，你自己看得到幾種，但是無著菩薩造的《金剛經論》，你用不著，可以參考。

但是記住你不要以他為注，雖然他是大菩薩，雖然他是聖人，但是你可以以他為注。因為為何？不切合我們的程度，他講得太高(深)了。第二，又是《金剛經論》，是世親造，《大藏經》有，菩提流支翻譯。第三部，義淨法師他就說彌勒菩薩造的，現在人很多不承認有彌勒這個人，有些人直接說無著造的。其實那些人太過執著，無著都有老師的，無著的老師便是彌勒了。為何一定說不是彌勒呢？有時候西人的執著。不過，這個容易讀。還有一本，這本不要用了。

中國人造的，叫做贊述或者述贊，窺基法師造的。窺基法師這個述贊或者贊述，就將無著和世親兩家的合併解釋。其次，這位禪宗的和華嚴宗的大德宗密法師，他造的疏，他這個人很不忠實，他取了世親的二十七個主題，又在窺基大師裏取了解釋，變了他的文字，當了自己(寫)。

你不要以為大德一定很忠實，不是的。有個人叫做長水子璿。就將宗密法師的《金剛經疏》，配合世親菩薩的《金剛經論》，就造了一本書叫做《金剛經》，現在有得賣，有得賣，木版的。宋朝那個長水子璿。數到最後，你就數我那套，我不寫了。我那本《金剛經纂釋》，將來如果我講到那一部份，我會送你們一人一本。我還有很多本，都是用二十七標題來做主題來到解釋金剛經的。好了，這個第九分來的，

我們講了。

第十分至到第十六分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等七分，這七分說法比較無那麼重要。雖然無那麼重要，但是有很多資料，我們可以用得著。例如，第十一分，這套書就叫做甚麼？第十六分，不是，第十一分，不是第十六分。第十分，叫做〈般若理趣會〉，這分這較重要。由第十分一直至到第十六分中，這一分比較重要。如果這一分的義理裏面，有一套是窺基法師的《般若理趣分的述記》。

那麼又叫《述記》，贊述的，窺基解釋般若經就叫做贊述的，或者叫做述贊。現在你買木刻那本不用贊述的，用述贊的，窺基述贊，又叫做《般若理趣分贊述》，窺基作的。其餘，十一會至到十六會，總共六會，就是講那六波羅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講這六波羅蜜。以上就《大般若》，從量那方面來看，是《大般若波羅蜜經》的內容了，從量的方面來看。

其餘了，《大般若經》之外的，有所謂《了義般若》、《五十頌般若》、《帝釋般若》等，我們有空的時候即管讀一下它，沒有空的時候免讀都無所謂。如果我們要做般若專家，你就要讀，如果你都不想做專家，不讀都無所謂了。只有《般若心經》，我們不能不讀，而且每個人都懂《般若心經》。這樣，但你又要知道《般若心經》，有些人解《般若心經》，十解有六七錯，《金剛般若》、《心經》，你不要隨便找來看。

值得你看的《金剛經》，我就列在這處了，其餘甚麼，金剛甚麼、金剛甚麼，你燒之可也。如果你在台灣買，不知有幾多種了，連我的朋友都有兩種，全部亦都燒了去。人生的壽命無多少，你不要那麼笨，時間就是生命，你不要把你的生命消耗在無用的書裏面。所以我主張非名著，你都不必讀。或者，人們確是書評的那些介紹內容、介紹這本書有何特點，你就讀。那些小冊子，現在有些人好名，都未讀得完那本書，他就一直寫它的注釋，很多人是這樣。如果你讀他們的，豈不是被他們「搵笨」

(找便宜)？

記住，那些即是無甚麼來源介紹、隨便出的小冊子，你不要看。還有，揭開書，(作者)找一些大人物來作序的，這本書不可看。即是找甚麼省長、省主席來(替他)作序，你不需要看這些書，這句話是錢穆先生講的。他說凡這些書你找那一行的專家，譬如那本書，你找那類的專家替你寫序，那些就會有價值。至於那些找甚麼部長、甚麼省長、甚麼院長的替你寫序，照例他們從來不看那類書的，這件事真的。現在香港出書，你找一個立法局委員來替你寫一篇序，這些好極有限。

這些這樣的書不就是等於那些宗親會裏面，那些雜刊一樣而已，哪有空看呢？切記，節省你生命裏的時間，有很多人，你又問我有看過楊明康的著作，我說有，有人送給我。我丟了，你不要告訴他。燒了，我不看的這些。很多送給我的書，我都無看，掉了。(《心經》)是一本很扼要的書，但這本經就不是佛說，一定不是佛說。

而且甚麼？那些結集《大般若經》的人，覺得《大般若經》太過繁複，於是就將它來壓縮意義，來成為一本《心經》。那麼這種的看法，就是甚麼？韓國那位圓測法師的看法，如果你想看好的《心經》，就幾種而已，值得看的《心經》。現在甚麼出版《心經》的義講全部燒了，通通不要，餘下的幾本來看。其他那些你不必看，其他那些參考的，還有一本還可以，近人的韓清淨，就是這幾本值得看的。

那你說印順法師《般若心經講記》可不可以？我都燒了，我丟在一角，他的《妙雲集》，我整套在這處，有很多拿出來丟棄了。現在你們有很多人佩服他，印順法師有很多好，他的人格最值得我們佩服。出家人最重要戒律好，他的戒律好。所以有人去見印順，你們那個同學，那個甚麼？陳瓊瑾和你有份去，是嗎？我叫她寫一個咭片去問候印順，那次你有去是嗎？我稱他……我很少稱人這樣，我稱「恭候印順尊者」、「印公尊者」我這樣稱呼他，這個人最重要就是人品，品德好，這個人品德好。但是，學問……這麼大套書，當然有沙、有金，我們要取他的金，不要他的沙。

不止印順是這樣，太虛法師都一樣，歐陽竟無一樣，掏沙取金，你不要當它全部是金，你就是傻瓜。你當它全部是沙，又不對。印順有很多優點，但有很多事是他的偏見，實在有很多事，在現在來看，很落後的。好了，《心經》了，這幾本書值得看的。至到那本有些人懷疑他假，那本《仁王護國般若經》，這本經你自己研究了，我就不回覆你，我就不加意見。

因為我未經詳細檢討。為甚麼我不懷疑它假，因為這本經，《仁王護國般若經》就有圓測的疏，即是說這套經，(在)圓測的時候。圓測大概是唐高宗和武則天的時候，那個時候，這套經已經很流行。如果假設是假的，就是唐高宗之前的人造假的。唐高宗之前(是)假，圓測法師是玄奘法師的大弟子，他是不輕易就相信這本經說是真的。連他都相信，可見這本經的問題不是很大。和那些甚麼不同，與《楞嚴經》那些不同，《楞嚴經》的問題就很多。

《大乘起信論》都仍然有問題，但這本經的問題不是很大，所以我不敢說它是……即是我相信，實在我不敢相信這本經是假。(至於)是不是印度人造假的，我不能保證在印度造假的。不過中國人，至於相信其他哪些經是假的，《楞嚴經》我相信它是假的。《大乘起信論》都很有可能是假的，那種《占察經》就簡直是假，這些我都敢講。大家是我學生，我就敢講。

你們要如何翻案，(是)你的事。大家切不可引。支持一種義理的時候，你引經，一定要引那些極成，不要引那些偏面的經論。譬如，假使你是一個牧師，你跟人辯論的時候。譬如我是佛教徒，你是牧師，你跟我辯論的時候，你切不可引你的《聖經》，你亦不需要引我的佛經。是嗎？因為為何？因為《聖經》只是你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佛經就只有我相信，你不相信，這叫「不極成」。一定要用大家都承認的，共許。

這個在因明上的法則是如此。所以你跟人們談論的時候，假如這個人是不相信《楞嚴經》的時候，你不要引《楞嚴經》，你要引另一本經講。如果那個人不相信《大乘起信論》的，你不應該引《大乘起信論》。那麼《仁王護國般若經》，圓測法師的疏做得很好。

我曾經講過很多次《心經》，我講《心經》就用……我嫌窺基法師的太繁，我最歡喜圓測法師的，這個是我的意思，圓測法師的比較簡括。那麼詳細甚至(??)差不多《心經幽贊》幾乎好似一本大乘佛學概論那樣的書，太繁。我在多倫多跟人講《心經》，我就用圓測法師的疏，你們講《心經》最好用圓測法師的疏。但是他的疏，仍然是繁雜，刪減一些枝枝節節。我用圓測法師來講，保證人人明白。現在的人講《心經》，聽完一講都不明白。聽完都不明白。

但你用他這個來到講，每個都明白。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他解釋得最簡明的，他的解釋，你照着他的解釋。色就是色蘊，空就是空性。空性有兩個解釋，一個(是指)空那種狀態，色蘊不異空，不異者不離。圓測法師解釋，異者離也，色蘊和空的狀態不離，並不是色蘊之外有空的狀態。又可以這樣解釋，色蘊不異空，這個空者是指空性真如，色蘊不離真如而存在，真如亦不離色蘊而存在。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解釋得最清楚的。色不異，不異有兩種，他這個解釋不錯，不異即是不離。

不離有兩種不離，一個媽媽和她的兒子整天都不離的，又是不離。你那隻金「鈺」(鐺)，金不離「鈺」(鐺)，「鈺」(鐺)不離金，又是不離。兩種不離不同，一種相即不離，譬如金與「鈺」(鐺)是也，是嗎？水與波(浪)是也，水與波(浪)是不離，就是相即。即水亦是波，即波亦是水，相即不離。母親跟那個兒子整天不離的，睡覺都抱著兒子睡覺，這樣就是不離了。但是這個是甚麼？不相即不離，是嗎？母親不是等於兒子，那個兒子肚痛的時候，那個母親不肚痛的，不離相即。那麼，他解釋的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色不離空，空不離色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進一步解

釋。不是不相即不離，是相即不得離。那麼解釋的，幾清楚，其他那些解釋得籠籠統統。

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你們即圓測法師的(疏)刪了一些繁的，刪了繁的，你可以用白話來到，那些叫做甚麼？串釋，甚麼叫做串釋？串珠解，串釋又名叫做串珠。怎樣是串珠？例如：「色不異空」這樣，這句是這樣，串珠又怎樣？串珠來解釋了。色蘊將它來解，寫在側邊了，寫在側邊都是你加的，色蘊。一，這個細字，將它來到一直貫穿下去。這樣，你就可以怎樣？用白話來加，你讀出來，人們便可以解釋到。

這種串珠解最好，你們如果講經找一下簡明些的注疏，將它來到抄過來，(作)串珠解。那麼你講的時候，用來作稿本。那麼這個方法很便利，你回去試一下。好了，主題，最先出現的是大乘經是《般若經》，是嗎？第三個未講，是嗎？第三個……

聽眾：量的方面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是否《般若經》？

羅公：量的方面，《般若經》講了。

聽眾：講了。

羅公：那麼現在應該是第幾個？

聽眾：第四。

羅公：第四個標題。第四個主題。是嗎？現在第四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第四個標題。

就是……我好似已經講了第四個標題。《般若經》裏面，主要的思想就是那個雙範疇來到觀察，講了？這個見性，這個幻有，是嗎？用雙範疇的來到去觀察。是嗎？

講了嗎？現在所謂第四個就不是這個了，都是第四，是嗎？那個 Number 是第四。現在第四個主題，就是研究《般若經》的方法，那麼研究《般若經》，《般若經》有六百卷那麼多，那我們怎樣著手，是嗎？到底是先研究根本般若？抑或先研究雜般若呢？因為那個……如果我們研究的時候，那個順序是對的，我們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的。

應該先研究第一會至第五會那個根本般若？抑或研究第六會之後的雜般若？我就主張先在雜般若裏面，先選一本來到研究，就選《金剛經》，《能斷金剛經》。因為為何？因為《能斷金剛經》裏面的思想，已經把整部般若都可以概括。而且它文字上的方式，運用這個雙範疇，運用得非常透徹，「佛說甚麼，即非甚麼，是名甚麼。」經常這樣，翻來覆去都是這樣。

即是說它徹底運用這個雙範疇，而且它那本經不大，很小。它裏面所提出那二十七個問題，如果對二十七個問題去解答，而能夠瞭解，差不多整個般若都已經在我們的心中。所以，我就主張先在雜般若裏面，那個〈能斷金剛分〉，即是第九分處著手。瞭解了《金剛經》之後，已經是對般若，所謂《般若經》，已經胸有成竹。

讀完了《金剛經》之後，就不要先讀其他雜般若，然後再讀根本般若。讀完雜般若中的《金剛經》之後，再不讀其他雜般若，就讀根本般若。讀根本般若，大家知道有五會，是嗎？五會，我們怎樣著手來到研究？就是兩個方法，一個方法，就先詳後略。最詳細的就是第一分，四百卷，最詳細先。其次，第二分，二千五百(口誤，應是：二萬五千頌)偈。第一分，十萬偈。再其次，第三、第四分。第四分就是一萬偈，第三分就是一萬八千偈。

第五分就是八千偈。我們就先詳後略這樣來研究。普通來看就是這樣的看法，就是先詳後略。但是我反對這種看法，這種看法悶死你，你讀一讀就會放下不研究了。它的第一分，詳細到極！反反覆覆、反反覆覆在外來那些菩薩，你們來跟我問答，我

又跟你們問答。即是搞到你一頭煙，漸漸地，你會覺得很麻煩，你就會淡了，所以我不主張用這個方法。

我主張先略後詳，先讀那些略的，再讀詳細的。先略後詳就讀甚麼？第五分跟第四分對讀。第五分是八千頌。第四分一萬頌。第四分叫做小品般若，因為它是小品，只得一萬頌，不難讀。不會令我們討厭，還有誰未拿？你的，畫了那個名字。八千頌跟一萬頌兩個，即是第四、第五兩分一起讀，那兩分差不多的，一起讀……

然後，讀完了，讀完再讀十萬頌，先略後詳。這個方法，因為這個方法，縱使你讀一讀生厭，你都怎樣？我已經讀完小品，是嗎？這樣你讀了小品，讀得來，你讀小品就不會討厭。好了，那麼讀的時候怎樣，你試一下，不妨你去圖書館拿一本小品般若在藏經裏面，你回去找一本來讀。你一直先讀十篇、八篇，讀完之後，你得到四個字，就是茫無頭緒，一點把握都無。

那你怎樣呢？所以你讀的時候，切記、切記用這個方法，用《現觀莊嚴論》對讀。這樣讀，你就會很有系統了，非常之有系統了。你見到它就會發覺，原來這處大堆道理，都是講這些而已。再看一看，原來一大堆道理，原來所講的就是這堆道理而已。那你的腦裏面就會清清楚楚。

《現觀莊嚴論》對讀，很難對的，那你怎樣？去年就有一些同學試過，有同學試過，陳秀蘭(音)都試過了，是嗎？你有沒有做過？你做過？是的，你做過，你不要小瞧她老婦人，她做過。關於對讀的，現在世上有的呢？即是除了我的學生之外，還有兩個人？一個就是法尊法師，法尊法師在世界那套甚麼？世界甚麼？甚麼佛教叢刊，就是大大那一套。

它裏面有一篇佛教《大般若現觀莊嚴論(略釋)對讀》那篇文章，裏面有《現觀莊嚴論》某一段，就將這一段名字就控制《大般若經》的……小品般若的，即是小品般

若經，由某一句至某一句。那你照他抄就可以了，不用花腦筋了，他替你對了。不過，法尊他無寫出來給你，只是說觀自在菩薩起，就由第一卷觀自在菩薩就到第三卷甚麼、甚麼止，他只是這樣，那你照他的來到抄，照他抄，如何抄？

又無人會將它來抄那麼笨？就不是笨，如果抄是真功夫，你們是不是抄的，你們是不是人抄的。還有，那個出家人還抄的，是嗎？好似那位文慧又是抄的，是嗎？那個陳瓊璀整套抄了四百幾頁，現在在我這處，我叫她做的。她這個傻女，笨到，我叫她照抄，她不留稿。將那個稿給了我，無留稿，她應該影印多一份，甚至到影印一份放在明珠(佛學社)，放在她師父的佛學社，別人會讀的，她照著法尊那個(來抄)四百幾頁。文慧抄了，陳瓊璀抄了，他抄了，還有西方寺對面那條船(寺，香海慈航)，那個叫甚麼(法師)？隆敬(音)抄了，還有那個龍德彬(音)有無抄？

聽眾：剪貼。

羅公：剪貼，剪貼都是一樣，

本來是剪貼是最俐落的，是嗎？抄就是笨功夫，不過笨有笨的好，你一抄就會很熟悉，是嗎？剪貼，無論如何，無那麼熟悉。有時候，笨的功夫很有用的。即是我們舊時讀書很笨的，都來念的，好似無用那樣。現在有用，現在隨時我講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來教書，就這樣衝口而出，你那些講哲學的，這些是它的形上學，那些是它的甚麼這樣。

你就要拿著卡來到看，還會寫錯字，我講一件笑話你知道。舊時，中山大學有一位講師，留美的博士生，他就回來講哲學，就引《論語》一句，你猜他怎樣引？子曰：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

就引這兩句，孔夫子很討厭紫色的，他說甚麼？孔夫子就歡喜大紅色、朱色，他就說紫色就奪了那個朱。他不喜歡的。惡紫之奪朱也。那麼結果那位博士寫甚麼？他

都寫在卡裏，惡茶之奪朱也。「離譜」(過份)，真的「離譜」(過份)，所以你不要看甚麼博士，另外一回事。

博士者是甚麼？他學多兩個文字，還有，是美國博士。美國那些著名大學博士，哈佛、耶魯的，然後你的語言才是很好的。如果其他甚麼、甚麼，那些連語言都不用，只懂英文就可以了。他們交論文，圓桌會議那班人考一考你，讀博士是這樣來的。還有，他講孔子是王道，你猜他怎樣講？笑死人了。(王道是)以德服人的，不是用力來到服人的。

霸道就不是了，以武力壓迫你，你非怕我不可，你非聽話不，這些叫做霸道。他說孔夫子和孟子就提出王道，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他的心不會服你的。力不贍也。贍者足也，他的力量不夠，所以他無辦法，只能向你低威。但是，如果以德來到服人，你用道德來到令人服你的，就怎樣？中心悅，內心歡喜你，真正服你，誠服也。好像孔子那七十個大學生，孔子學生七十二人，好似那七十二個學生服孔子一樣，心是服他的。

這位博士，他真的讀了孟子，但是他讀書不是學我們那麼笨背誦下來，他就去圖書館找，一直找就一直寫卡，就寫了在卡片。寫了在卡片，他就懂得寫行書，七十子，他就是這樣的寫法，七十子。他造卡片的時候，他寫七十子是這樣的寫法，日後他上到講壇處講的時候，他拿著那張卡片，七十兩個字，他一下子看不清甚麼字呢？蒼子他寫了草花就是這樣寫。如蒼子之服孔子也。這樣寫出來。

這樣寫出來，於是有一個學生，你不要以為那些學生很「水」(差勁)，有些學生很「叻」(聰明)。那個學生(說)：「教授，我們春秋戰國有一個蒼子嗎？」(那位博士回答：)「是的、是的。蒼子講的出自孟子。」這些這樣的教授真的是死症了，是嗎？有一些這樣的事，「納集」事有時候講一講都是好的。

這樣是甚麼？這樣是掌故。你們有沒有是中文大學的？是中文大學的，中文大學以前的有一位教授，只是高級講師來的，與我同姓的。叫羅甚麼？我不記得了，現在記性不好。教曲的，台灣博士，羅甚麼？姓羅的，他是教曲的，台灣博士，先在香港大學教，香港大學就不肯給高級講師他，他生氣，教了一年，然後就找錢穆先生。錢穆先生在新亞就給一個高級講師他，在新亞。香港大學那班學生國學不好的，他亂寫，香港大學的學生未必知道。

那些多數是英文底子出身。新亞就不是了，新亞那些學生(是)三山五嶽，甚麼人都有。他在新亞教曲，教曲就有了很多曲、很多那些俗文學，通俗的。那麼有一首曲，就寫和尚的，寫「沿門托鉢」。即是抄化，逐家、逐家那麼去抄化那些米，「沿門托鉢」。這位羅教授寫，一直寫，寫到「沿門托鉢」，他在寫的時候，他本來寫對的，這個鉢字是對的，因為他剛剛寫到鉢字，看一看那些學生，他不看就可以，他看一看了就「弊」。那些學生看到他寫一個字，突然望一望(自己)，以為他有甚麼交代抑或甚麼？於是那些學生本來在做筆記，停了筆來望著他。

(他心想：)「『弊』了！難道我寫錯字？」(趕快)抹了那個鉢字，就寫石字旁，這個金字旁是正字，那個鉢是銅器，銅造的。石字旁就是那些缸瓦鋪，和那些賣……九龍城那些大排檔甚麼的一砵。(他)抹去，寫了一個石字旁。新亞有很多學生很「叻」(聰明)，尤其是外省來的，見到這位先生、這位教授，正字寫了要改回俗字，那麼奇怪呢？結果大家都望著他，用好奇的眼光來到望著他，他見一到學生望，「弊了」，又抹了它，又寫一個缶字旁。

這個是缸瓦鋪寫的，缸瓦鋪的缶字，寫一個缶字旁，寫了之後，又望一下學生，那於是有一個外省人，他受不了，「羅教授，是不是曲要寫俗字？」他到底是博士，藝術詣藝很高的，於是，即刻(答：)「不是，應該寫正字的。」就馬上改回金字旁。在新亞教了一年，現在回了台灣教。博士研究曲的。

好了，講回正事了。就用《現觀莊嚴論》來到對讀，你們如果真正做功夫，現在，尤其是你講佛學，講天台、華嚴的，很難講的，如果你研究華嚴宗，如果你無唯識底的，你講不來的，為何？你讀華嚴宗，最重要讀通一本書，百幾卷，《華嚴疏鈔》，整百冊的，《華嚴疏鈔》，清涼法師的《華嚴疏鈔》。《華嚴疏鈔》，你都無看多過三幾次，你不要上台講華嚴宗。

但你想看通那本《華嚴疏鈔》，你先搞好唯識。因為它有用很多唯識來到講的。所以，以前有一位比丘尼，在東蓮覺苑抑或佛學會，她說《華嚴疏鈔》，我說她是荒謬絕倫，她何等人也？她居然講《華嚴疏鈔》？如果你說天台宗，天台宗現在不容易講。已經講到盡了，你要講到至少限度要牟宗三差不多才可以。

牟宗三講天台，你只是專追牟宗三已經是難了，很難，而且你無牟宗三的特老賣老講天台才可以。你就講天台，被人駁死，站不穩的。天台、華嚴都站不穩，人們給那些研究西洋哲學的人，研究認識論，研究得有點底子的人，問到你慌的。所以天台、華嚴很難講。

禪宗，剛剛開的禪宗，不容易。所以你研究佛法，現在你的底子當然是這三種，隨便一種，一是小乘，我專研究原始佛教，無人敢用大乘佛教來到質難你的。我說明研究原初的佛教，你懂甚麼大乘佛教，你的事，不關我家事。第二，你說研究大乘佛教，一是你是空宗底子，中觀就必先通般若，你想讀通般若，你拿著《現觀莊嚴論》。

只有拿著兩本書來到對讀，一套就是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，第二套彌勒的《現觀莊嚴論》。如果你是用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，不行的。不是我講的，太虛法師已經說不行，《現觀莊嚴論》那裏有一篇序，你有沒有？《現觀莊嚴論》那篇序，看一看可不可以影印。如果可以影印，影印來一人發一篇序給他們。

他們將來讀《現觀莊嚴論》有用的。研究空宗，你先要通般若。如果你只是研究中觀，你看現在那些講中觀哲學的就這樣，他們都無讀過《般若經》，他們只是讀《中論》。不止只讀《中論》，他們不是真的讀《中論》讀得很透徹，他們只是讀一下日本人那幾篇講《中論》，就登壇說經，登大學的教壇來到講中觀哲學。

這樣怎樣可以呢？是嗎？這些學無基礎。你想講中觀可以講的，不過你想學有基礎，一定是通般若。你想通般若，你要花甚麼？花兩年至三年的功夫，拿著《現觀莊嚴論》來對讀，如果你第一年讀小品般若，都可以足夠了。小品般若，你不讀都無問題，小品就足夠了。你不是研究般若和空宗的專家，你就讀小品般若就可以了，對讀，一年多少就可以搞掂。你搞掂，一定搞掂的，一年功夫做《現觀莊嚴論》對讀。你不對讀，你三年都搞不來。

你試一下，那麼好容易。唯識更加容易了，唯識有那麼多書籍。問唯識的書就知道，只是入門時困難，是嗎？入門時，你拿我這本當然可以的，你入門時當然可以。保證家法十足的，唐朝人的家法十足。我寫文章不容易脫離家法的，用我這本作入門。再讀《成唯識論述記》，你讀《成唯識論述記》，佛書中號稱難讀的。

第一流難讀的書來的，你先看我那套《成唯識論述記刪注》，我已經將不需要的(節枝)替你刪了，那些應該重要的，我替你注了的，注上注，你很容易看的。不過，現在就出了第四冊，第五冊來年就出了，很容易看的。即是學唯識不難，最容易學。天台、華嚴，如果你無般若底子，你不要「觸碰」(講)天台。無唯識底子，你就不要「觸碰」(講)華嚴，記住。

那我教你就是先略後詳，略就先讀甚麼？先讀第四分、第五分。第四分叫做《小品般若》，第五分更加少，都是《小品般若》。讀的時候，用《現觀莊嚴論》對讀，那麼你若果剪貼，你用兩個月(就可以)剪貼好了，這套書，用兩個月就剪貼好了。你有沒有剪貼過？你做過，是嗎？你剪貼讀，讀就很容易讀。是嗎？那麼，《小品》讀

完之後，讀《小品》了，二萬五千頌，第二會，二萬五千頌，鳩摩羅什翻譯的叫做《小品般若》。

西藏人叫做《中般若》，中就是不大不小，讀完之後，你發覺二萬五千頌，跟讀那八千頌有何分別？不過有些八千頌，當然一萬頌、八千頌無的，它有，你最多便將它來補回，是嗎？很容易，一點困難都無。你讀完二萬五千頌，再讀十萬頌，第一分，《大般若經》第一分，四百卷，你一讀的時候，你就好像遊花園那樣遊，一點問題都無，是嗎？如果你懂得英文，就買 Edward Conze 那本書。那本書又不是只是會，你要留意，它不是只是會，那本書就主要取二萬五千頌的，Edward Conze 的那本。

不過，二萬五千頌無的，他有時在十萬頌裏取下來的。有些在一萬頌，剪貼過去，他不是完全是(都用)二萬五千頌(內容)，他只是自己整理過一下。如果懂得英文的話，(學習)更加容易。因為英文很容易看的，只要你有 Form Five 那個程度，你就搞掂。好了，那就是由略到詳。由略到詳，即是說怎樣？整套《大般若經》，你先選擇《雜般若經》的《金剛經》(作)第一步。

是嗎？第一步讀好《金剛經》，讀《金剛經》切不可以用現在甚麼《五十三家註解》，你不要用。你一是用我的注，我來日會送給你，一人一本。若果你是不用我的注，你就用甚麼？宗密的，我一會兒另外介紹你，宗密的《金剛經疏》，或者用窺基法師的《金剛經贊述》，或者你進一步，用世親菩薩的《金剛經論》。不論哪一個，我現在所提的，通通將《金剛經》分為二十七個主題來到解的。

用二十七個主題來到貫徹整個般若，你現在買那些三十二分的，都不知道那些人怎樣搞的。我早一輪先說葉文意，他教《金剛經》。我說你知道我有《金剛經》的疏、注釋，又聽過我說過《金剛經》不能用那個三十二分。你現在還用三十二分來到講，你現在想怎樣？你一是不要講，你是講就正正式式用甚麼？他現在又說香港大學

佛學課程，還是中文大學佛學課程，又開一課《金剛經》。

他聽到我這樣說他，他說學生無書，就走來我處，拿了二十二本給學生，中文大學。我(對他)說「你一定要用二十七分講，你們都是，不要那麼「落伍」，用那三十二分來到講，不可以的。」那麼，第一，讀完《金剛經》。第二，就讀《大般若經》的第四分和第五分，即是所謂小品般若。讀小品般若的時候，用《現觀莊嚴論》對讀，這個第二步。第三步，讀大般若，即是第二會，是嗎？第二分，大般若經的第二會的時候，又是用《現觀莊嚴論》來到對讀，一樣可以對的。讀完之後，順便讀《大般若經》的第三會。

這個第三個階段就是這樣。第四個階段，讀《大般若經》的第一分，十萬頌。那麼，你就對……讀完了，再回頭，把雜般若的餘下的六分，讀一讀，那麼整本《大般若經》就讀完了。是嗎？這樣你就好似(把)整個《般若經》的義理，(瞭解)在你的心中裏面一樣，你會這樣。那你說我未著手的時候，先找一本更小的，可以嗎？可以，先搞掂那本《心經》。

《心經》最容易講，是嗎？搞掂《心經》。《心經》用圓測法師那本疏，我們用韓國人那位圓測法師，唐朝時，新羅人那位圓測法師的疏，最簡潔，你是初學《心經》的，就不要用窺基法師的，窺基法師的疏很麻煩的。那麼就可以了。研究《大般若經》的方法，一步步的步驟。始終都不離《現觀莊嚴論》，所以你們一讀小品般若起，就要用《現觀莊嚴論》對讀了。

用《現觀莊嚴論》對讀，就照辦法影印來剪貼。如果圖書館能夠有一套，都不用你剪貼，它在……譬如，明珠報有一套，連剪貼都可以節省。因為這些不需要牢記、死記的，這些看完，瞭解就可以，好了，這樣就講完了，怎樣研究經的步驟，已經講了。那現在就要講，就是另外一個標題，我介紹幾本重要經的內容，一味講般若的理論給你聽，無用的，要實際讀它的經。就變了你自己要讀幾本經，導讀這幾本經。那

個主題是第幾？

聽眾：第五。

羅公：嘎？第五嗎？

我們現在讀第五個主題，就導讀幾部《般若經》的論。一，先導讀一本，我用介紹兩個字，不過其實就是導讀。你回去自己讀，那現在導讀甚麼呢？一，你就導讀這個《心經》，你們這些出家的，每個都讀過了，是嗎？經常都念了，但是他們有很多的俗事，有不少的俗事在這，有些未讀過的，或者讀了就是聽別人講《心經》，就不知道他講甚麼的，是嗎？所以現在我就將它來導讀，我將它導讀，如果你看《心經》，就有兩套書可以看，其他那些可以不用了。就先看……那個贊字即是輔助，輔助那樣解釋。輔助你讀《般若心經》。唐朝，圓測法師造的，圓測法師就是唐玄奘兩大弟子之一，第一個是窺基，第二個就是圓測。

如果你想影印，沒有地方買的這本書，那麼去哪呢？你去圖書館，圖書館找《續藏經》，《大正藏經》不知道有沒有，《續藏經》一定有，正藏都有，《大正藏經》。《大正藏》、《續藏》這兩套書裏面，都有圓測法師的《心經贊》。

《續藏》很好讀，這麼大個字，幾頁紙而已，十多頁紙，所花五銀錢都不用，你已經影印了，買不到。就先看這本，看了這本，你瞭解這本《心經》的內容了。然後，第二本你就看這兩本書的時候，《心經》舊時就有六個譯本。現在又有一、兩個譯本，中文大學那個劉殿爵又有一個譯本。他就在哪裏譯的？他就在 Edward Conze 那裏譯回來的。Edward Conze 是懂得梵文的，Edward Conze 在尼泊爾拿到梵文的《心經》，就將它翻譯作英文。劉殿爵就將 Edward Conze 的版本譯作中文。

那麼他又翻譯，霍韜晦就無將它來到翻譯。他就將它來到檢討過，那你看一下他們就把古人翻譯的、現代翻譯的，還有台灣一個叫葉阿月又譯過。認不認識葉阿月？

葉阿月他懂得梵文的，他又翻譯。我見過他的譯本。還有沒有人翻譯過呢？不知道，是嗎？即是很多個譯本，譯本不計其數。不過，霍韜晦講一句良心說話，他說最好都是玄奘法師翻譯那本。他這句講得對的，最好就是玄奘法師譯本。

那當你讀了兩本注的時候，你將那這各個譯本來到對讀一下，其他的注？無用，其他的注不需要的。即管來看的時候，看完(其他的注)，拋在一邊就可以，隨便看一下就可以。那麼就很容易了。現在就依著圓測法師的疏，就讓你們回去讀。我先講一遍給你們聽，你們回去讀。很簡單而已，那麼依據圓測法師的，就怎樣呢？他將全本《心經》來到分析，分為了很簡要的科判。

在未講這個科判之前，我解釋(經題)，要讀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這樣，般若波羅蜜多就指《大般若經》裏面所講的義理，就是「般若波羅蜜多」。心，那個心字就是綱要。它的心臟，即是它的最扼要的，即是算是精華。即是《大般若經》的精華，這本經所以叫做般若波羅蜜多的《心經》。

但是，現在有很多人就叫它做《多心經》、《多心經》，那麼本來就不通的，是嗎？叫《多心經》。那麼你又不要怪那些市井之徒叫它做《多心經》。但是你又不要怪他們，圓測法師先叫的。

圓測法師略寫的時候，會寫《多心經》。你拿這本書來看看，怎樣《多心經贊》？不過我們是「蝦人」(欺負)，圓測法師那麼大名氣的，我們就不敢說他；現在市井之徒說《多心經》，我們就罵他，不過如此而已。是圓測法師先講的。那麼這本經是怎樣呢？這本經不是說佛說一本經叫做《心經》的，大概那些記錄的，結集《大般若經》的人，就覺得《大般若經》太繁多了。

就將《大般若經》裏面，就抽它那些重要的語句，即是扼要的語句，將它來到「砌」(湊)成一本很簡要的經文。所以叫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就不是一句一句都

是佛講的經。圓測法師亦認為是這樣，不是一句一句佛講的，是那些結集者，用來做一個 outline，做一個綱要，來到讓那些初學的人讀的。那麼，這個講法很對的。那麼，依據圓測法師，他就將這部《般若經》就(造)科判了。

科判到怎樣呢？他認為經中總有三分，這個分字叫「份」，即是框，三部份，三個好似 department 那樣，三分。第一分，我用甲乙丙丁來到判它了，甲一，甲二、甲三，就是總分三分。甲一，就說明能夠作觀的人的智慧，能觀的智，能夠作般若觀的人的智慧。能觀智，能觀之智。然後甲二，第二部份，就明這個所觀的境了。

那個辨字即是明，你看佛經，明甚麼、辨甚麼，顯甚麼，一樣解釋的。辨所觀的境，有能觀的智慧，必定有他所觀的對象，境是對象，辨所觀的境。第二部份，辨所觀的境。甲三，然後，辨字亦是顯字那樣解釋，顯示出依著《般若經》裏面，修觀所得的效果是怎樣？境、行、果，是嗎？三者具備了。短短一本經，如果你們經過這樣的導讀，你們可以走出去講《心經》。保證你講得會精彩，不會錯。

最低限度先有家法，你如要批評，你舉出一個老祖宗出來，這個就是圓測法師，錯就錯在他，你有膽子，你就說他錯。現在在美國的哈佛，有一個韓國人，取博士寫論文，寫圓測法師的思想，圓測法師的生平和思想，做了幾年，不知道(他)取了博士未？哈佛的博士不是很容易取的，你們如果有機會做功夫，他用英文寫而已，你亦可以用中文寫。好多都可以寫的，很好的，圓測法師，不亞於窺基法師。

不過窺基法師門下的人「踩」(貶損)圓測法師，這些是宗派之見，不同師父，你「踩」(貶損)我，我「踩」(貶損)你。你不要聽那些「踩」(貶損之言)。好了，講有能觀之智裏面又分兩個，乙一了，是嗎？標出一個能觀的人，能夠作觀，修般若的，能觀的人標了出來。然後，乙二……

-完-